

胡家胜

小小说

在庸城，青婆是个例外。

青婆好像一辈子只穿一套洗得发灰的家机布青衣，几处补丁缝补得周周正正，后脑勺挽个耙耙鬏，别根半尺长一头粗一顶尖的竹骨簪子，一看便知是个结婚了的女人。但没人见过她男人，没人敢问，也没人愿意去问。更例外的是，青婆所做的生意没人去做，也没人愿做，她卖灯草。庸城人把卖灯草的人叫灯草客，也常拿来形容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做灯草客呢，和叫花子有什么两样？可青婆不做穷相。

青婆长腿细腰，人也端庄干净，可她却不苟言笑，不卑不亢，让人摸不着深浅。青婆背着一把油纸伞，肩上扛着一根五尺长的竹棍，一头系着一束束洁白的灯草，那些灯草轻得像经幡，在她肩头上飘来飘去。

青婆不吆喝，也从不吆喝，只管扛着灯草走街串巷。肩头上飘来拂去的灯草是她最好的吆喝。灯草可做灯芯，谁家没有一盏两盏青油灯呢？灯草也可做灸条，俗称烧灯火，谁能保证没个头疼脑热呢？

青婆其实不老，刚过中年，正应了那句老话：徐娘半老，风韵犹存。青婆却故意把自己扮成老相，可她骨子里透出的东西却无法掩饰。是什么东西？庸城人一时间会也说不清楚。

庸城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原来那个在庸城卖灯草的孤老婆子叫青婆。青婆后来没来庸城了，庸城人就觉得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呢？仔细一想，哦，灯草。后来，她就来了，庸城人也把她叫青婆，怎么叫，叫什么，她管不了许多，青婆就青婆吧。

她成了青婆，成了灯草客。

青婆隔三差五来庸城卖灯草，庸城人不知道她住什么地方。有个好事者跟踪过她，说她住在城郊的白云庵。人们不信，跟踪者说，我看着她从南门码头上了渡船，朝白云庵去了。人们就笑笑，将信将疑。然后有个赶骡子的人在街边儿喝酒，半醉微醺地说，我几天前在隔壁邻县的桑植城看到过她，也卖灯草。听者说，你是在讲酒话，看到她的魂了吧。骡子客气得跋扈发誓，谁扯谎了天打五雷轰。听的人仍然笑着，看看，真的醉了。呸！你看到青婆的魂儿了吧。

我的话，你们竟然不信？骡子客愤然站起来，啪的把碗砸了。骡子客忿忿然，赶着骡子走了。骡子客走桑植，走庸城，走永顺，走龙山，走湖北的来凤和恩施，一路见多识广。

青婆后来出了名，庸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那日，太阳照进沿河巷，忽然街道上嘈杂起来，有妇人呼天抢地哭喊道：我儿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循着声去，只见县警察局长田丙乾抱着一个孩子急匆匆地往十字街的济民堂中药铺疾跑，后面跟着一群人，有警察，也有亲戚和佣人，还有看热闹的人。

有人说，田局长的四岁儿子玩着玩着就突然晕倒在地，口吐白沫，牙关紧咬，不醒人事了，任凭怎么喊，怎么掐人中，都无济于事。

又有人说，田局长放话了，谁救了他儿子，他给一百现大洋。

田局长冲进济民堂高喊：黄济民，黄济民，快快救救我儿！

黄济民是济民堂的老板，也是济民堂的坐诊郎中，见了田局长自是不敢怠慢，赶紧招呼诊疗。他摸摸孩子的脉搏，又探了探鼻息，再翻了翻眼皮，长叹一声，局座，怪老朽无能啊。

田丙乾一听就恼怒了，猛地把腰上的小手枪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拍：黄济民，你还是不是个郎中？你今天救不活我儿，信不信我砸了你牌子。

黄济民哭腔着说，你就是一枪打了我也无力回天啊。

就在这时，青婆扛着灯草棍走上去说，这孩子还有救。

众人疑惑地看着她，可谁都不敢擅作主张。

青婆说，黄郎中，快去点灯。

黄济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快取灯点上了。那一豆灯火，在人间摇曳。

青婆吩咐把孩子躺平，她从竹棍上掐了一段灯草，然后蘸了灯盏里的清油，在孩子的人中、虎口、气海、命门、涌泉穴上灸起来，每灸一处，就听见一声轻响，当灸到最后一处时，就听见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醒了，醒了。众人惊叫。

这时，那个哭得死去活来的妇人对青婆作揖说，菩萨啊，你真是救命的活菩萨啊。

田丙乾赶紧摸了摸口袋，掏出十块银元，递给一旁的青婆。

青婆没接，盯着他说，你真以为是打发叫花子么？

田丙乾说，你嫌少？你说说要多少？

青婆说，你刚说过的话，山音子还在耳边转，乡亲们都听着哩。

田丙乾咬牙说道：好，一百就一百。说完，叫了身边的管家，一伸手说，拿来。

管家迟疑地把手里的钱袋递给了田丙乾，田丙乾转手掂了掂，连袋子一起塞给了青婆：一百，还有这十块，你可得拿好。

青婆二话没说，接过了钱袋，说，我只要这一百。说完，扛起灯草棍走了。

庸城人本以为青婆发了财后，就不会再来庸城了，可不曾想，第二天，青婆照例出现在庸城街头。她扛着灯草棍，洁白的灯草在她肩头上飘来拂去。青婆还是青婆，许多人暗自感叹。

半边街屈二家的儿子生下来哭闹，没人治得了，屈二在街上贴夜哭郎：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屈二贴了夜哭郎，可儿子仍然哭闹不止。有人说，屈二，你家小儿是不是前世有冤孽，请个先生打整哈？屈二请了先生，又是作法又是焚香，可儿子仍然哭闹，一家人夜夜不得安宁。

一天，屈二在街口拦住青婆说，你老人家连死人都能救活，就救救我家哭儿吧。青婆说，你剪五个灯草花置于碗中，用沸水冲后喂小孩。说完，转身走了。

屈二半信半疑，回到家里，按照青婆说的办了，果然儿子当晚就不哭了。第二天一早，屈二去感谢青婆，他在大街上转绕了一天，也没看见青婆。青婆去哪里了？屈二想。

青婆走后半年，庸城敲锣打鼓地解放了。在大操坪的万人庆祝大会上，庸城人看见青婆端坐在主席台上，头上的耙鬏没了，是一头齐耳短发。

后来，庸城人才知道，青婆叫赵梅香，是庸城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也是负责庸城和桑植县的地下交通员，搜情报送情报，给游击队筹过款，送过药品，救护过伤员。再后来，庸城人只得有个叫青婆的灯草客，她的故事一直在澧水两岸流传。

## 共和国之恋（三章）

张凌云

### 国旗

火焰一般的激情，星星一般的璀璨。  
那是怎样的一团火红啊，雄奇，壮丽，灿烂，宽广，穿越了漫长时空和雨雪风霜，依然那么炫目迷人。那光芒万丈的颜色，任凭黑夜遮不住我们的眼睛，任凭烟云挡不住我们的视线，任凭多少障碍也阻不住我们的向往。

它像一根火柴，在迷惘时点燃觉醒的道路；它像一枝火炬，在长夜里指引远处的方向；它像一丛鲜花，在故事里盛开最美的笑靥；它像一张风帆，在搏浪时挥洒无比的豪情；它像一腔热血，在战斗里生发内心的勇敢；它像一片大海，在胜利时聚集欢庆的人浪。

还有你，闪烁如满天的繁星。星星点点，渐成燎原，那是革命的火种，那是奋斗的希望。那里有我们皮肤的颜色，那里有长江黄河的流淌，那里有多少中华儿女舍身报国的呐喊，那里是无数炎黄子孙志成城的见证。

四颗排成弧线的代表，在宇宙中划下巨大的半圆，拱卫着一颗最亮的星星，人们心中最伟大的党。

征程似铁，风雨沧桑。屹立不倒的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一种精神，那是一种融入生命和骨骼的精神，那是一种写进历史和未来的信念，它和日月同辉，与天地共色，用不会褪色的火红，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映照着永远的诗和远方。

### 国徽

麦穗，齿轮，寄托了一个民族多少世纪的传说。

那金色的沉甸，蕴藏着太多劳苦大众心头的企盼。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仁宣之治到康乾盛世，任何朝代帝王都不可能满足这看似普通，却总难以实现的愿望。一个多多事多难的国度，一部满目疮痍的历史，在深情呼唤着人民，时刻警醒着人民。

为了早日实现民族解放，党领导人们拿起手中的武器，为了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工农群众开始艰苦地抗争。终于，金色的标志砌就成光宗不朽的记忆丰碑，终于，金色的麦穗印刻上华夏民族的涅槃重生。

那是丰收的喜悦呵，饱满的颗粒，代表了无数秋后的硕果，丰瞻的光华，又折射着多少曲折的历程。从松辽平原到南海之滨，从决战大庆到改革开放，几代中国人在实践青春无悔的誓言，几代中国人在绘写波澜壮阔的诗篇，那金色的圈边，诠释着一个民族站立起来的自豪和骄傲，那锃亮的印记，代表着一个国家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豪情满怀，我们万众一心，因为国徽上，有着无数看不见的同心圆，所有环绕的圆周，都将圆心对着那个熠熠生辉的所在——天安门，那是共和国的心脏，那里连着我们儿时的梦想和成长的牵挂，那里系着人民殷切的期待和力量的源泉，在红色天空下，闪耀着五颗明亮的星星，那是我们眼里不变的追寻。

### 国歌

铿锵鼙鼓，大旗猎猎，如壮哉史诗，抒写中华民族的不屈和坚贞。

金戈铁马，壮怀激烈，用如椽大笔，诉说华夏儿女的英勇和尊严。

你是嘹亮的小号，在最危险的时候唤醒了整个国家，你是激昂的军镲，在最需要的时候团结了整个民族，你起伏高亢的旋律，你击打沉雄的节拍，你像一条连绵不断、反复萦绕的巨龙，用音符发出最强劲的呼喊，久久回荡在世界的东方。

进行曲只是你的符号，义勇军却是你的灵魂。无数先辈在你的感召下，来自四面八方，前赴后继，凝成一堵抵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多少豪杰在你的激励下，跨越万山重洋，谱写曲感动天地的英雄篇章。你是力与美的展示，你是铁与钢的融合，你是刀锋与剑影的碰撞，你是枪林与弹雨的穿越，你是奉献与牺牲的纪念，你是坚持和胜利的宣言。

因为你，我们的血液一直在燃烧，因为，我们的骨骼会更加坚强。你是清越的号角，无论何时何地，你用熟悉的旋律焕发我们的激情，鼓舞集体的意志，你是高耸的灯塔，不管海角天涯，你用巍峨的身影吸引我们的眼光，防止黑夜中迷航。

风尘暗不去你的光华，岁月掩不住你的伟岸，你写在八十多年前的歌词永不会过时，那是一个民族无比珍贵的思想财富，那是子孙孙无法逾越的精神圣地，你雄壮有力的歌声，始终在高扬着一个主题：亿万万的中华儿女，面对烽烟炮火，面对困难挑战，向前，再向前。

## 刘晓平诗歌

生命（外一首）

当生命像蜻蜓一样飞翔的时候  
所有的花朵所有的小荷  
都属于蜻蜓  
它可以在自己喜欢的  
任何一片水域的任何一个枝头上  
栖息和起落

时间对生命的剥夺是蛮横的  
生命中的许多东西  
说没有就没有了  
如同蒸发  
甚至闻不出一丝丝淡淡的气味

生命中有一种记忆  
你会突然想起一些人  
或是一些事情的某个细节  
一些掩藏在岁月深处的人  
一些被尘土遮盖住了的事情

就像夜行时突然见到灯光

秋天

秋天来到了我们的田野  
两只蝴蝶随风而去  
蜜蜂像阳光下的机群  
总是不停地出发  
太阳把南瓜、玉米和高粱  
都煮熟了，也烤熟了  
田野里的父亲、母亲  
傲立于村头的树  
一声不响，只有树叶  
在斟酌诗意的飞翔

## 童年的故事

指缝间看你

在我的心里  
你就是我们的班花校花  
我真的好喜欢你  
但我不敢正视你

上课的时候  
我便在指缝间看你  
发现你也在指缝间看我  
这时，老师  
正在讲台上看我们

童年的故事

岁月的流逝比风快  
风车在你我的手中  
来不及好好收藏  
你我便已经长大  
长大了的岁月平淡无奇

关于你的消息  
在茶余饭后时常听人说起  
只是些饭后消化时间的话题  
但我却听出了关于您的消息  
那些童年的故事，却成为  
我孤独旅途的精神良药

寒冷的书本

在寒冷的季节  
把手中的书本打开  
没有灿烂的阳光，没有风筝  
也没有无忧无虑的蟋蟀  
有的是时代的流水线和  
空洞的祝福和理论，定律  
还有虚幻的理想  
书中没有黄金屋，但有大道理  
有人生该要学会的生存方式

书还是多读一点好  
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  
我看见许多人进去  
出来时便活出了人样



寻觅 官学明摄

### 天子山（组诗）

杨剑横

#### 奇观

一座座错落有致的石林振翅飞翔  
是将军排兵布阵  
那一刻，像天兵神秘而去  
像将军英勇而至  
一排排、一阵阵，占满山头  
偶尔一朵花开在悬崖上  
开到了李白的诗章里  
一座天然的仙山，一尊艺术的雕像  
为之倾倒

#### 掠影

手轻轻地抚摸，山的肌肤温柔细腻  
山的灵气，一下子会扑到我身上  
甚至，会越过，我的头顶  
下存丹田，吐故纳新  
甚至聚集成水雾  
在我双颊上，扑一层水的迷雾  
凌云栈道弯曲盘旋，花岗岩的地质地貌  
似仙人聚会，双女峰，佛手峰  
汇聚八仙湖

#### 山巅之念

一阵风吹散人间的阴霾  
站山之巅，剑插苍穹  
唤来一阵急雨洗净乾坤的尘埃  
站山之巅  
任山风将白发翻卷成沧海  
站山之巅  
任山风涤荡心扉掀起波浪  
站山之巅  
将生命的激情洒向遥远的天空

### 春天的辞章

赵成

说到春天，最先想到的是找麦苗借些青翠。从枝头的嫩芽里剥出清脆的鸟鸣。而这些好像都是初春才刚写好的致辞。

这是一场号令。桃花、梨花、油菜花放弃沉默。全都做好了铺陈的准备。仿佛一首诗的抒情。从一片雪白里点缀出色彩缤纷。

薄冰清脆。一开口便惊醒了春水。从冬天转场春天。铺垫竟如此直白。才翻过一页雪。就有窸窣的色彩爬满新的枝头。都像是一场定调。所有战栗的事物便开始启程信心。

岸边的柳条儿轻巧地接过话题。水面平复一下心情。又钓出一袭青衣。我曾看见一个少年。抚弄着柳条皱着眉头。擦身而过的风吹呀吹。却怎么也吹不散心头这团绿烟。仿佛一掀门帘。等待的人就站在眼前。浅笑吟吟。

#### 二

天空接回雁阵。燕子返乡。一张口衔住的动词就铺满了田野。归隐一冬的型态跃跃欲试。它们贴近泥土。在每一片等待的荒芜之上破壳而生。或者翻捡出燕子的鸣叫。任由欢快在一片葱茏之上飞过。

这些舒展的脆响。唤醒了父亲蜷缩一冬的关节。母亲打开谷仓。父亲敲打犁铧上的旧土。醒来的种子都在手心里快活地翻身。雪融乍醒的麦苗才一睁眼。绿色就一跃而起。爱一样奋不顾身。

所有复苏的动词发出脆响。在树梢、在草地。甚至薄冰下脱逃的溪水里。快乐的小心思都开始萌芽。只等春雷回应耕牛的第一声召唤。仿佛一切都已经预设好了。

#### 三

纠结一冬的寒冷缓了口气。锡林格勒草原鬓角的最后一块冰雪便钻进了草丛。

锡林河开始唱歌。披碱草的嫩芽探出头。一些绿色咒语便从一个山头跳上另一个山头。天穹下。草甸上的蒙古包掀起毡帘。哈达、奶酪香、远眺那达慕草原的女人。都迫不及待迎接点头致意的春风。